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二十一回 眾愚民昇天成白骨 兩好漢雙箭射紅燈

話說袁武與王摩說知就裡，鄭天佑、爰動忙來賠罪，同入小房。不一時備了酒餚，大家坐吃了半响。袁武遂問二人心事。將欲何謀。鄭天佑說道：「我二人因見世事日非，若只在賣酒，怎能發跡？要做些事業，又恐不能。今打聽得山東秦檜一宗銀兩，解往汴京，打從這裡經過。我今打劫他，故此燒化利市紙，犒賞眾人。大家齊力，得了這項銀兩，便去學宋江當年故事，去占梁山，召集人眾，做些事業。正慮明日下手時，他們有百名官軍護送，我處人少，誰知天賜二位哥哥到來，是必助力。到了山去，拜二位哥哥做了頭領，也得些光彩。不知二位哥哥意下如何？」袁武聽了，因說道：「我數年來屢次求名，欲為宋室撥亂反治。不意皆被人抑阻，不能上達，為朝廷所用。既不能用，只合退守林間，作漁樵耕牧以終其身。因思天既生我才，必非無故。欲學蘇張遊說，宋室一統，苦無六國之雄；若效荊聶之流，又未遇其主。是以滿腔熱血，無處灑滴，只流落江湖，往來自傲。不意近見天象有徵，已知宋運不常，當有星移斗轉之勢，不分疆立限不已。若不趁此時，烈烈轟轟，霸得一方，占得一土，做些事業，亦枉為男子。今日得遇二位，實亦天作之合。今劫秦檜銀兩，他從奸處剝得來，取之無礙。何必多人，人多必易泄，近取必累居民，依我算來，只我四人，隨其去向，見機而取，尋一安身之地。雖有人知，亦不能奈何於我。方才二位說梁山水泊中去窩藏，這也是一算。但我近見梁山水泊中，旺氣全消，非復當時所比。我昔年曾到汴京，一路流覽，偶在白雲山中，見其峰巒層疊，地脈蒼莽，雖不能大展，亦可作英雄一小結構。俟日後機緣，自遇奇異之人，再當理會。」鄭天佑、爰動聽得滿心快活。王摩道：「梁山水泊是他們晦氣窩巢，去他怎麼？俺夢中也說什麼白雲。如如果有個白雲山，到那裡必有好處，俺也不曉什麼機緣，什麼奇人、異人，只與俺主意相同，情願拜他為哥哥。」遂將夢中四句說出，袁武也述兩句口號，鄭天佑、爰動大喜道：「王摩哥哥已得拜結，只不知小陽春恁地一個豪傑，便這般聞名。不知我們可得相遇？」一時四人俱吃得十分快活儘量，爰動原沒家小的，遂在一房安歇。

到了天明，袁武寫了一張家書，打發挑夫自去。四人只在一處吃酒等候。只等到日中，忽聽見門外轟轟的人聲走響。曉得到了，便一齊在門隙處張看。只見前面一個裡保，拿著一扇傳遞牌，口中高叫道：「地方裡正，迎接銀兩，護送前鋪交割。恐有盜賊等情，務必小心在意。」口裡叫著，手裡打著一面小鑼，急走過去。原來這猥獐（榛）道上，是山東、河南兩縣（地）交界地方，一應過往的官長客商，俱要在此頓歇，更換驢馬夫腳。過不一會，便有人來伺候。只見先有十餘騎，上面坐著長大軍漢，俱是持弓挾矢，手腕上懸著白刃，簇擁著一位解官在中間。眾裡保在兩傍跪接。然後兩人一抬，抬十數木桶，俱是銀兩在內。後面，又是二十餘名步卒，皆執著長槍大棍，緊緊押著。到了道上，眾抬夫卸下銀兩，就有本地民夫來換。一一交盤停當，眾人方去各買飲食。此時爰動在門內，看得十分動火。因忍不住跳出門來，挨立上前，到近處人家門首。只看他們起身去了，方走回來家，向著三人，只是跌腳歎氣道：「這宗財物，只索休想分文！」鄭天佑忙問道：「你我想多了時，守得今日到來，又有了兩位哥哥幫助，穩穩到手。怎說出恁般話來？」

爰動道：「鄭哥哥你怎知就裡，我向來只道是照常，不過幾名護送，並民夫扛抬，空僻處容易下手。如今卻有解官親自押解，馬兵步卒，弓箭刀槍，十分齊整，百分防密。我這三、四個人怎能下手？便能下手，劫取了也要被他奪去，倒不如息了這個念頭吧！」

王摩聽了，好不氣悶，只得說道：「一個漢子做事，恁地畏縮沒人氣。俺的弓箭，雖不曾貫蟲穿楊，卻也射過鷹雕，貫穿鎧甲，沒個比得高下；一桿刀、一騎馬，千百官軍只殺得他望風退走。只可恨空手出來，沒個弓馬。便沒弓馬，這幾個饑飽飯的呆漢，料也敵俺不住。砍翻他下來，怕他什麼！」二人聽了，因問道：「哥哥為什麼空身出來？又幾時射過鷹甲？」王摩只得納性說出。爰動道：「我家放著一副好弓箭，還是去年一個兵丁寄放在此，至今沒來取，只消拿去用。若要馬，卻是沒有。只得羨村，離此十五里，黃家有個兒子，渾名是再蕭何黃佐，他家中喂養一匹黑色騾子，人說他會走，馬也趕他不上。這黃佐兩月前已是出門，我去向他老子借用。他是忠厚老人，見了我，不敢不借我騎來。哥哥你道可好麼？」袁武道：「倒是騾子好，人見也不動疑。」爰動遂向床頂上取了一副弓箭下來，遞與王摩，轉身出門去。不多時，早已騎了騾子來，鞍轡俱全，果是十分雄健。

到了次日，各吃了飽餐。爰動在火工面前，說些別事，打發回家；將積攢的幾兩碎銀，拴在腰間。王摩已是弓箭隨身，跨上黑騾，出門先走。三人各帶隨身器械，關好門戶，趕上了王摩同走。遂一路尾著銀槓而來。

原來這秦檜，建康人，家貧好學，得中狀元。初授豫章僉判，為人貪險，剝民盡膏，到處貪緣，屢升美任，得做山東樞密使。又心不自滿，要謀進京為官，希圖迎合，立於百僚之上。這年正值朝中禪位登基。因知黃潛善、汪伯彥等執政，俱是好利之人，遂枉刑屈法，湊集了十萬貫金銀，進京打點。曉得路上常有盜賊劫取，一時不敢輕易起身，遂十分躊躇。因想了一個主意，將銀兩收拾，打發虞候，假稱解京軍餉，擇日起身。適有臨縣尉危顯，任滿進京，例當拜辭。秦檜十分歡喜相見，托他同押至京，危顯領命，果是一路上逢府州縣，俱認作朝廷軍餉，撥兵馬人夫護送，一程交送一程，十分謹慎。走了多時，已離汴京不遠，危縣尉、秦虞候，漸覺放心。一日行到一個地方，見是人民繁盛，因吩咐眾人在此歇息半日，明早起身。遂尋了一個大寬敞的人家住下，即有地方裡保來守護，以及夜間巡邏。

這王摩四人到了，也要尋息。眾地方人見他們相貌不等，俱不敢接待，回說道：「若在往日，任憑安歇，今日卻到官府餉銀，吩咐不許容留過往，列位可到前面去借宿吧。」王摩聽了，發怒道：「什麼官，敢將好人作歹人！須叫來看俺四人臉上，沒個歹字樣。」說罷，便要跳下騾來，入人家去。鄭天佑、爰動也要發話。袁武忙向三人丟了一個眼色，對眾人說道：「我們實是好人，他們怎知就裡。既有銀兩，又有相公在此安歇，若然驚動，實是地方干係，怎肯相留。只是我們在這裡尋問個相識人，不知這相公並銀兩在此幾日？」眾人道：「這是緊急銀兩。只因相公連日辛苦，將息這半日，明早五更，就要起身去的。」袁武道：「既是起身的恁快，我們且在前面鄉村權住一夜，明日來尋不遲。」眾人道：「還是這位說話有些道理。」內中有人說道：「你們既在此尋人，也不消遠去，只消到證果鄉，便有人留歇。我們村中人到夜間，有大半到證果鄉來觀看，兼送親戚去哩。」又有個接說道：「只怕你們到那裡也沒有工夫睡覺，看到天明罷了！」袁武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，卻恁般好看？」眾人道：「你們到那裡去，自然曉得，我們怎說得了。」袁武道：「這證果鄉投那條路去，離此多遠？今日可得到麼？」眾人道：「不遠不遠，只往西北上去有十三四里，今日尚早，到那裡還怕沒晚。」袁武問明，遂與眾人拱別，抵頭前進。三人只得隨後跟來。

袁武揀個空處立著，招呼三人近前，說道：「難得今夜有此機會，須大家努力。」三人道：「不知恁地計較？」袁武道：「這幾日不叫你們下手，誠恐難以混入，又因白雲山尚遠，一時奔走不到。這裡到山，只有五日路了，又值證果鄉有事，趁此劫取安頓，輕身上山。便是追尋，必疑證果鄉人雜，尋近不追遠：此乃移禍脫走之計。」三人聽了歡喜。又走了半响，果見各鄉村鎮，男男女女，俱往前面村中走入。四人曉得是證果鄉，便隨眾走入村來。只見家家門首，高挑著一面幡桿，在裡面佛聲不絕。縷縷香煙，繞屋不散。四人看在眼中，不知什麼緣故。

王摩跳下騾來，一手牽著，同入熱鬧處。四人故意東張西望，慢慢的走，要人看見。不期這些人，俱一心在那裡手忙腳亂的料理。便是看見也不留心。此時日已銜山，四人急尋酒食吃。遂看來看去，只有素食湯點，並沒有葷酒，只得揀了一家。王摩將騾子拴在門首，又將弓箭掛在騾背上，然後進來。店家自著人送上素食粉湯、蒸卷饅塊。王摩問道：「可是葷包餡的麼？」店家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今夜怎敢動葷，說也罪過。」說罷走去。王摩不快活道：「今日撞入恁個店，這怪魍魎，念起佛來，沒點酒肉，咬嚼沒味。莫不欺俺過路人，不肯賣麼？」袁武道：「兄弟休說這話。豈不曉得，入鄉隨鄉，你不見家家俱是念佛，那討得葷酒？息了這念頭，吃飽了好做明早的事。」王摩方不言語。

四人各吃飽，只聽得門外人聲鬧轟轟，齊聲念起佛來。四人連忙起身，爻動向腰間摸出銀來，還了店家，同出門來。只見各鄉村鎮，並本地居民，一起起長幡寶蓋，鼓鈸鏡鈴，執香的，執燭的，引著一隊年老公公、白髮婆婆，俱穿著一身簇新潔淨粗布衣服，也有紫花色的，也有香灰色的，俱是些送終物件。頸項中掛著百八顆圓頂佛記兒，只雙手合掌，口裡喃喃的念著：「東土愚人，西方接引，今夜辭家，立地成佛。」便齊聲唱和。又有人念的是：「西方至聖，至感至靈，早現蓮橋，皈依佛境。」也是一般唱和。後面跟隨相送，也有子孫媳婦的，也有親戚朋友的，也有夫送妻、妻送夫，以及弟兄、叔伯相送的。內中卻是不等：有的竟歡然長往嬉笑自樂，不顧後人，有的牽衣執手，灑淚叮嚀，難分難割。相送的兒女中也有不等：有的歡笑，有的痛泣。歡笑的指望爹娘早去成佛，必來保佑兒孫，不是現在富貴，定能合宅昇天，巴不得催他上路；那哭泣的，是爹娘此去，再不能回去，欲養不能，恨不的再捱半刻，便一陣陣俱望村西盡頭而走。四人見了，不知什麼緣故。王摩便牽了騾子前走，三人也就跟來。到了村西，已是初更時候。卻見眾人俱一字兒跪倒在地，朝著西方禮拜，念著前面的佛語。一時人千人萬，俱挨擠在身後觀看。王摩不得盡處，遂將韁繩拴在腰間，帶著騾子，用雙手將眾人橫分豎捺。眾人見他力大，便就讓開，四人才到得盡處。忙定睛一看，你道是什麼所在？原來是一條深闊澗，闊澗對過是座高山，果是水深山險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近臨黑水，層層波浪千尋；遠對青山，曲曲崎嶇萬丈。澗深生怪物，山險出妖精。怪必興雲作霧，妖能吐氣成形。有時在山，專吃飛禽走獸；忽然入水，慣吞魚鱉蝦蟲。千年煉就，忽現忽藏，視而弗見；萬載結成，頃來頃去，聽之不聞。一傳倆，人人盡以為神；倆傳三，個個俱稱是佛。借佛立成門戶，時時惑眾；伏神幻作津梁，刻刻愚人。半空中，妖氛接漢，贊說西方；滿澗內，怪霧沖霄，宣傳極樂。是以紛紛吃素，果乃攘攘持齋。哄騙得癡呆老漢，恨不得過去，無我相，無壽者相，得見如來；引誘得懵懂婦人，巴不得入門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瞻仰世尊。確然頃刻化身，的是霎時屍解。這才是妄想貪嗔癡，卻遇了邪魔外道。

四人看罷，正不知這些老男婦朝著澗澗山水光，拜些什麼。因要問人，卻是鬧轟轟，人似山湧般來，一時那裡問得明白。只好各人照看腳下，不容人擠下澗去。立不半晌，忽聽見人人發喊道：「我佛慈悲，西方接引來也。」那些老男婦，便不跪拜，即立起身站立，霎時間，澗中水勢翻騰，山內一派毫光衝起，散作煙霧，頃刻將半輪好月遮掩；四下陰風，吹得毛孔皆豎，俱睜眼不開。風定後，四人忙抬頭一看，只見對岸高山上，忽現出一座樓台觀宇金闕宮牆，澗中間架疊起一座金橋，直跨過澗來。再一看時，那橋上兩旁，掛著兩行亮燈，光芒閃爍，直照得那座金闕樓台有隱隱的現獅、現象、現蓮花，觀宇內，明朗朗走出幾個比丘尼、優婆塞，立在大門前，招呼迎接。這裡老男婦，便齊攢攢，逐隊隊，有的合掌念佛，有的敲著木魚小磬，一片和佛聲，兼著叮嚀必剎，謙謙遜遜，齊向那條金橋上緩行慢走。到了燈下，挨次走入門去成佛。這邊相送的見了，指說某人證果。有的說爺說娘成佛，卻有的被人擠住，急切跨不上橋，怕誤了見佛因緣，只向眾人哀求讓路。四人見了，俱各驚疑。

王摩道：「俺何不過去走遭，看那邊恁的模樣，來對你們說。」袁武忙攔住道：「恐怕西天沒有你這個人成佛，我們便要成佛，卻不走這條路去。」王摩道：「便是世尊叫俺成佛，俺也不耐煩吃草根呷白水。」鄭天佑、爻動一齊笑將起來。正說笑間，忽聽得絃響起，喝聲：「箭到燈滅，休使灑家娘去！」四人忽聽弓弦響，恐人暗算，各吃了一驚。忙回過頭來，只見一個黑大漢，舉弓向金橋上，又要射第二箭去，四人方才放心。忙回頭看橋上，已被他射滅了一盞。袁武道：「王摩何不也射滅了他？」王摩便向騾背上取弓箭，卻不見了弓箭。一時著急找尋，怎奈人多挨擠，遂急得暴跳，兩手一推，直推得眾人俱跌在大漢身上來。幸喜那大漢立得腳穩，不致吃跌，只一時放不出箭去。爻動卻一眼看明道：「王摩哥哥，這漢子手中的不是哥哥的弓箭麼？」王摩忙趕上喝道：「你便射得，俺就射不得麼？」便一手奪了過來。嗖的一箭射去，霎時，四下皆黑，半空中一聲響亮，頃刻橋崩樓倒，將橋上的人跌落水中。水淺處，淹不死的，只叫人救命。那大漢見這人也射滅了亮燈，滿心歡喜，正要上前來見認，忽聽水淺處，他的老娘大喊道：「馬霍快來救我！」馬霍聽得娘叫，知是跌在水中，便不顧命直竄，跳起在人頭上亂蹣。奔到岸邊，卻是上下相懸，一時扶不下來，只聽聲：「老娘！」便躡身跳入水中，將老娘背上肩頭，騰跳上來，一徑奔回家去，各換乾衣，老娘只歎息無緣見佛。

王摩一箭也射滅了亮燈，各不勝歡喜，要尋這大漢。不期燈滅橋崩，昏黑中將許多人跌落水去，有救的，有撈的，有的便埋怨這射箭的人，遂一齊叫打，一時俱攢攢來。袁武忙叫：「快去，不可動手」王摩跳上騾子，要衝開人眾，爭奈騾比不得馬可以衝圍，又因黑夜人多，只不肯舉步。王摩連打數下，那騾子反顛蹶退縮。袁武只叫：「不要動手，誤了正事！」這些鄉人恃眾，只層層圍繞，雖不敢近身，卻是磚頭瓦屑，沒頭沒臉的拋灑。四人正在沒法，忽有一人，在人叢中掄著一桿棍棒，將眾鄉人橫攔豎擋，東西搖晃，直嚇得眾人跌走不迭，才讓閃出一條路來。袁武見了大喜，忙叫：「快走！」遂一齊趁勢，奔出村來。離得遠了，方才住腳。鄭天佑道：「一般這些村蠻，原有好歹不同，若不虧這人養氣，見危思救，一時怎得脫身！不是袁武哥哥提醒得早，倘或動手，便不留情，殺傷了人，豈不誤了大事！」王摩道：「兄弟，你這話果是不差。」爻動道：「只不知這早晚甚時候，又辨不出路徑，莫若在此等一會兒走吧！」袁武向天上一看道：「遲不得了，已是五更將盡，不久天明。前去自知路徑。」三人遂不敢停留，只顧急走。走了多里，已是東方漸白。再一看時，走的俱是荒郊小路，找不出大路上來。

四人恐怕錯過了銀兩，正在著急，只見前面有三四個人走來，不勝歡喜。正要問路徑，不期這起人見有人騎著騾子，俱有器械，曉得（誤認）是護送銀兩的官軍，知他在後錯走，忙來說道：「五更一齊起身，怎你們錯走了小路，還在這裡？」袁武忙答應道：「我們正是護送銀兩的，只因昏黑，在後慢走，不期銀兩去遠，趕他不上。先前還不知是錯走，如今才知走了小路，不知大路是在往那邊去？銀兩已走到哪裡了？」那幾個人道：「我們是本地裡保，來護送銀兩起身，才得回來。他們走得快，你們如何趕得上？倒不如就這小路，望西轉彎。他們走的弓背。你們走的弓弦。出去便是一帶土山，只在那裡等候便著。」說罷自去。四人大喜，急忙追趕。只因這一趕去，有分教：

演法驅神鬼，懷恩思救人。